

續資治通鑑

金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宋紀五十

起咸淳乙丑盡淳熙九年

直史松 蘇軾

蘇軾 蘇軾

度宗端文明武皇帝

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御備之 二月丁未以姚希

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事

三月甲申理宗葬于永穆陵 夏四月戊午加賈

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恭

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

事峻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

沅憲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

經筵拜太師而典故湏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
道怒曰節度使麓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
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撒關壞
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
江萬里叅知政事王燾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
院事 秋八月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安童本
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更事召
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
許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咸淳二年春正月以季可爲監察御史初理宗詔置
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
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
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
而已 癸丑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
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
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
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
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

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
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爲中書平
章政事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
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
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
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
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
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四月壬午姚希得王
燾罷 五月甲寅以王燾叅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
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
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
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秋七月
蒙古主以張德輝叅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史天澤
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
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
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
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
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
爲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旣即位以爲河東
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咸淳三年春正月癸卯立皇后全氏后會稽人理宗
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
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今
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
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宗祀
遂納爲太子妃 戊申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
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顓孫師于
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
恩有差 蒙古許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
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

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
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
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會意而不
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
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
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日驅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
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
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
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
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

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
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諷戲不
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
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遺邪其
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俸給
之等叙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至於貴家世襲
品官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
爲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
以來聖明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
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爲君之難

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后人君
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
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
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
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
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
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
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
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
兢兢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

言之難也人之情僞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
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
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
籍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
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
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
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
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
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
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

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
召之命之汎如厮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
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
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
不樂聞已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
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多
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
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
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
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

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如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

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彗孛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目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

勿擾勿害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之後倉盈
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
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
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
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
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
以責難陳善乃爲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
學脩身爲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
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二月乙丑賈似道
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

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止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
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
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
入朝不赴都堂治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
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
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
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
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
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
藝莫敢言者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

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于
建昌軍籍錄其家 三月壬辰以程元鳳爲右丞相
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燾知樞密院事常擬簽
書院事元鳳燾尋罷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
劾罷之 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以
馬光祖參知政事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
王 辛未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路轉
運使王价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
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
求去似道毋每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未嘗求進

汝強與以相印今乃宰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
矣似道曰爲官不得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
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
不許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擬同知樞密院事十一
月以擬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
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木劉整言于蒙古主
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若復
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
兵命阿木與整經畧襄陽阿木駐馬虎頭山顧迤東
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咸淳四年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 夏四月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秋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

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

戊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常挺卒 行義後法

蒙古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以和禮霍孫爲之 十二月丙戌包恢罷咸淳五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

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
武銳軍脩學振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
致仕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
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以馬庭鸞江萬里叅知政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
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
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
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新立憲臺阿合馬以專總財賦不便言于蒙
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

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
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阿合馬語塞
乃止 二月蒙古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
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
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
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
言達事而已更號八思巴爲太寶法王其字凡千餘
大要以諧聲爲宗 三月辛酉蒙古軍圍樊遂城鹿
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績世
傑柔之從子從柔成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

言于呂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江
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
院事廷鸞毋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
於邊闕升辟稍越拘孿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
其憤 秋七月以夏貴爲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
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
能與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益貴分遣舟
師出沒東崖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
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
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

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禘而立安慶公涓禘
弟也蒙古主命趙壁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
且詔誅止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呂文德以許蒙古
置權場爲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
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爲殿
前副都指揮使

咸淳六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
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
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

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起復孫虎臣爲淮東安撫副使江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徃救賈似道不荅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蒙古廉希憲立朝謹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闥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倖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

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
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
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於
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
以訕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
專悞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詔凡銓選
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啟中書然後聞阿合馬
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蒙古主
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
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

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
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
額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蒙古許衡被徵入朝

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
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
辛有同簽書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
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
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
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
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夏四月戊寅罷直學士院

文天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
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
道意不滿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
似道諷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癸巳賈似
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
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
送之出殿庭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
道日坐葛領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
其中取官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
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
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
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
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
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
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
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阻
遠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
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冬
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十一月蒙古
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

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俟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難以絕其東則度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 十二月乙未陳宗禮卒

咸淳七年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糶者籍疆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蒙古復立王植爲高麗王趙壁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

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未幾衍黨斐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八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夏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

甲仗不可勝計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蒙古許衡
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
疾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
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
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
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
姚遂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
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
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

暇即習禮或習書年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
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
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
道 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蒙古主以四

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
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
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十二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
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
隣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

續通志卷之五十一
法比較中書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
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
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
累士人議者謬之

咸淳八年春正月元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
省事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
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
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
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
多鈞致欲爲焚燹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鄧郢之路

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
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闢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
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
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
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
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
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
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夏五
月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
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

漏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壘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其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一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世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艤艦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少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

軍也蓋郅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于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六月丙申徙衡州居住龍榮恐

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

目矣 冬十一月乙卯馬廷鸞罷廷鸞扼於賈似道
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
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
得再見君父然國難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
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
與元老大臣惟懷未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朝
廷患劉整爲元用詔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
王遣未寧人賈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旣入元
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
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詔加少傳入相夢鼎引疾
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厲精寡
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經還使者以禍福
告夢鼎曰庶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
道大怒乃令致仕

咸淳九年春正月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
力戰不爲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
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
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
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

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襄陽久困援絕徹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

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使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拜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

里海涯帥總管峻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雉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營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爲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孤疑未决因折矢與之誓二月庚戌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南之策請已爲前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爲

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陲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二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襄城旣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壬午似道乃建機速房

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四川宣撫司叅議官張夔發陳危憊三策一曰鑲漢江口岸二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王泉山三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真金爲太子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無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觀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旣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李庭芝免 夏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潛爲沿江制置使立信無知江陵潛無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王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

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

大忠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元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驥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先是蒙古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頗足劉整旣

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珏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就 九月辛巳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無知楊州貴無知瀘州奕無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卷第五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宋紀五十一

起咸淳甲戌盡德祐丙子凡三年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丞 二月趙順孫罷秋七月癸未帝崩于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稱

制帝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
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
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
衆以建國公昞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焜時
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制號帝廟曰度宗 封兄
昞爲吉王弟昺爲信王昞母楊淑妃昺母俞脩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
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
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

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上當天心俯遂民物
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
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
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沃
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
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
要害處輒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
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
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
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

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壁輿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 元太保文貞公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

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 元阿朮自襄樊旣下奉命畧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臣父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于荆湖

博羅權阿答海劉整塔出董文煥行樞密院于淮西
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
制 九月癸未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
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權由東
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
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
一軍由老鴉山狗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
範諸路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
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道麾諸
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
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
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別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
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
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其間騎
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
可由中拖舡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
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
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
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歿後不滿百騎

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臬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日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

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克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 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 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歛衽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

雖改官不使去已 丙戌以王燾章鑑爲左右丞相
兼知樞密使燾固辭不許 十二月癸丑元伯顏至
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佔漢口形勢時夏魯
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
堡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
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
覘沙蕪口夏魯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
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
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埧引船
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

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
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
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
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
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
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舡之半循
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
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木即以昏時
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
阿木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

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 丙辰元阿木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

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

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王

沐曰兵法有九地用兵者必圖然未有如元人之

必以此取勝者其亡全也據會河川以逼居庸則中

原震出金牛以下漢鄧則汴京危其促未也蜀據天

下之上流而彼自散關大理以臨蜀則夔廬歸峽為

之動襄鄂中原之上流而彼自襄陽樊城以度鄂則

建康臨安為之搖故得地利者有三利焉以高臨下

勢便事利一也近已地而據上流進退有資二也下

仰上以為藩蔽敵其蔽則先聲震城守喪氣三也兩

軍相持據高者勝趙奢先據北山唐莊宗引上土山

是也一水相持擣下者勝張興世反鑿錢湖王濬直

擣石城是也自古以兵爭天下者多矣而未有用兵

如元之精者以故滅國百餘而盡跨宇內兵無留行

者吾故著之於此以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

告後世之談兵利者

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鄂州恃漢陽

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旣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
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
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艤艦三千
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
已未遂與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
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
荆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千萬斛
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
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木東下趨臨安以孫虎臣
總統諸軍鄂旣破朝廷大懼三學士及群臣上疏以
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
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以孫虎臣總統諸軍所辟
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
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
助軍錢穀且蠲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詔天下勤王
以高彥爲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 庚午元伯顏
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
名伯顏曰汝旣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
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鄆州管景
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

突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李庭芝遣兵入

帝昞

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度宗葬于永紹陵 乙酉以
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
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
承制召爲刑部尚書都督府叅贊軍事任中流調遣
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時知
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闓知德
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
宴廬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飭以獻伯顏伯顏怒曰

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
乎斥遣之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爲軍初元人
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
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
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
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
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
死於無爲城下 戊戌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以酒
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請伯顏速來欲降未幾復遣人

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賈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推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二月夏貴引兵來會袖中

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備沿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爾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
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
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
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
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
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以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

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
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二月庚戌元遊騎至
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

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
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
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
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
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
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
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
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

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元主封其子那木罕爲
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初元太宗長孫曰
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
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軍事忠武公史天澤卒天澤至真定病
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
不及私示上聞計震悼贈太尉追封鎮陽王天澤平
君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
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
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

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
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
儀曹彬云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
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
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曾港貴失利於鄂恐
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闕
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
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
夾岸而進塵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
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

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力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偏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能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擠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徐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

入揚州召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州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怒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

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掃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
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噐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
位當與國爲存亡旣而元軍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
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
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
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
忠 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
逃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
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爲請詔下公
卿雜議主爚請留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

不待報徑去已而太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干慶元
則干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
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
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
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勤王詔至
贛江西提刑文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
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
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湖南提

刑李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
刑湖南戊辰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以陳宜
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
倪普同簽書院事 元主復使郝經弟行樞密院都
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
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經爲人
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
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亦至國子
祭酒 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
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間似

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諡
似道以正慢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
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庚午詔授似道醴泉
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
以公田給還田主今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托故徑去 端明

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
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
召宿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
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矢

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
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
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
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
葬丹陽 元博羅懼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
城降 三月或言殿前都指揮使韓震謀劫帝遷都
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
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所
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癸酉建康都統
徐旺榮迎元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

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
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
已扼其吭少爾回軍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
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
羅懼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
令狐堅以城降元 乙亥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
虎使通好息兵 以王燾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燾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
請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勒王并令潰軍各歸所
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爲督各給

一兵付教場教閱 章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
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爲御史王應龍所
劾削一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
目爲滿朝歡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
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
良貴陳伯大董傑等官 元軍入常州知常州趙與
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 知平江府潛說友
叛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
以拒元世傑遣其將闢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
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丁亥有二

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已丑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
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 元兵既近臨安
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
正言李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新安撫王霖龍侍從
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
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
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
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
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
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吾糾擊二

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公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
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
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
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守者令御史臺覺
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
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
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
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
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
送臨安希賢病鎗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

元軍言殺死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
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
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張
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荊州安撫使高
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
荊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
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
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狗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元沙市城蓋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丙申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元阿里海

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初高
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
怨望夏四月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
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
里海涯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
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
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
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荆南定
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叅知
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壬子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

事 以福王與芳為浙東安撫大使 乙卯有司議
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芳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
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朮寇真揚州李庭芝遣
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
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
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
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
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壬午阿朮攻真
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阿朮
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壘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

阿木佯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楊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抗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叅知政事 五月丁巳劉師勇復常州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基少師事黃幹告以必有直實心地刻苦一入而後可

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杭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 以張珏爲四川制置副使 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丙申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巳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庚子朔日食之既晝晦如夜 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四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又酒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安撫使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 甲寅以王燾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劉夢炎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王燾與陳宜中不協

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燾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籍此求閑也乃以燾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燾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加李庭芝知樞

密院事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

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楫者千餘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

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走江死
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圍
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虎臣還
鎮江世傑請濟師不報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
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
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
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燭復論
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
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門不納王燭復言于太后曰
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

幾䟽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言不恤何以謝天下
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
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
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
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
論似道僥倖貪淫褻驕吝專恣謬十罪太皇太后猶
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
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先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
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
怒僅謫建寧夫建寧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

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竄
荒服以禦魑魅庚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
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
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
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
暴行秋日中令弄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
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潜南行所題字虎
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
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季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
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

王燾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
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燾復言曰
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
知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
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
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
幾敗邪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
不許旣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
其畧以爲趙潛趙與鑿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
說以報私恩今欲禦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

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纔而阻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族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咎萬壽

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元以伯顏爲右丞相阿朮爲左丞相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商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詔夏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

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乙未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甲子文天
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
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
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
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
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
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
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
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
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
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
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元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
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
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
希憲錄舊官禁剽掠興學懇田民情大安由是懇田
揚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元兵陷秦
州孫虎臣自殺 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
兵 丁未以劉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

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里

海涯圍潭州先是李芾至潭元遊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

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

柵江脩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

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入芾日以忠義勉

將士死喪相籍人猶斂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輒殺之以徇 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監押官

鄭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

死俟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

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廁上

拉其脅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阿

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

籍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濟頭遂議深

入 元伯顏渡江分兵為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帥右

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

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澈浦華亭以范文虎為

前鋒伯顏及阿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前

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常州告急文天祥使尹玉

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王戰

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院事 戊寅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死之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淮葵之子也 壬午元將宋都斛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軍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

佑身被四矢三鎗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斛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于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并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

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嘗死之
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
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
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
江山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謝枋得聞淮西江
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
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
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
文煥與議朝庭乃以枋得爲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
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中書舍人王應麟

請爲濟王立後乃昭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
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己丑元軍破獨松關守將
張濡遁獨松旣破隣邑望風皆降朝廷大懼時勤王
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
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
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
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旣遁後爲廉希賢之子所
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 乙未左丞相劉夢炎遁
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以吳堅簽
書樞密院事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

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庚子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申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友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癸卯以陳文龍叅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 朝議以呂文煥爲

元鄉導乃追封文德爲和義郡王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觀成和議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友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詔改命京局官劉褒狀爲之岳等至高郵稽家莊爲嵇聳所殺 以文天祥簽

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
 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
 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
 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
 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
 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再三諭之不
 屈遂被害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宋紀五十一 起景炎元年 迄三年

端宗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景炎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元兵又圍潭州阿里海涯
 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决湟水以樹撈衝城中
 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
 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
 也汝等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
 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
 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

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帶
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
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叅議楊震赴園池死帶坐熊湘
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
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
不能背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
刃之帶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
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拔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
焱皆死潭民間之皆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
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

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柳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
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帶端明殿大
學士謚忠節陳文龍黃鏞通 辛未以吳堅爲左丞
相兼樞密使常楙叅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
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劉海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
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
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
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菱舍俾上不歸
旣而成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

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縊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而死遣監察御史劉昂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昂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稍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 巳卯常檄遁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癸未進封吉王熒爲盜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

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率失於奏爾 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臯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

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乃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反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下處特來說降世傑大怒斷虜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 乙酉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

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樸從行 丙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 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

于安仁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 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于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董文炳張弘範

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 壬寅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

密使劉昂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餘慶兇狡殘忍巴剌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元伯顏嘗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論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

日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元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
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
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
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阿木屯
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
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
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
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
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
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
門發而伏兵起執福子屠城中貴先殺福子大源大
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
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
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
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三月丁丑元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
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
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
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

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度僚劉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獍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沂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脫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

之二路兵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
人道之如楊四鼓抵城下聞候者談制置司下令捕
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
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
樵者乞得餘糗羨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
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金與卒
得脫二樵者以篋荷天祥至高郵栳家莊稽聳迎天
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
温州以求二王 元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
炳經畧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峻都鎮浙東會江西
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
遣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
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
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澳宜中來謁
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温之江心
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
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
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
王室會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
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

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
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發遣
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
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
路旣絕不可北歸皆欲托計事遠靜江獨廣西宣慰
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
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
棄廣之肇慶府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
澤之子也 帝北行至瓜州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
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

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
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
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五月乙未朔益
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爲恭懿聖皇
帝升楊淑妃爲皇太后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
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
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什 進封廣王爲衛王 以
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
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
院蘇劉義才主管殿前司 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二
為保康軍承宣使 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
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
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淵副之毛統由
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
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六月丙子文天祥至行都
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
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
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 劉黼卒
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
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

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
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
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
家貨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
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
士而輕武臣臣等義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
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
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元伯顏入
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
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 陳宜中以直學士院

陸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傳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罷國秀引還卓兵亦敗 諸元軍降 秋七月丁酉文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 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

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
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懼又攻
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
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
降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
詔于俾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
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
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
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騎步五千戰于丁
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木使伯顏察

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
走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
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
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
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
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招降
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
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能死遂與姜才俱
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
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用兵

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
乃皆殺之楊民間者莫不泣下 八月揚州旣破元
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
孟錦衆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
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朮入朝賜泰輿戶二千爲食
邑 秀王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時
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
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
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
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

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都統
張文虎與吳俊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
敗浚奔寧都 太皇太后謝氏以病久留臨安至是
元人自宮中昇其牀輿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
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剌罕董文
炳及怍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
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爲元人守潮惠
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
復韶州新會令魯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
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知邕州馬

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巖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壬戌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

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甲辰秀王與釋等逆戰于瑞安敗績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出瑞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 乙巳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比舟相遇值天霧晦宜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癸丑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 辛酉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輿亦遁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元軍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

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行擄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珪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使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珪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元阿里海涯爲書許馬既爲廣西大都督既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既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既閉內城守又破之既率

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海涯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溶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元軍分道入兩川合丹闕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景炎二年春正月元軍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

漳州時趙孟深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元命道士張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吳浚旣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以西僧楊璉直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守者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元將李雄殺潛說友 陳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軍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

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 天文祥引兵
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
張德興傳高與淮西野人原寨劉原等起兵興復司
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
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
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
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軍還汝就舉烽城樓內
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
溺死 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 秋七月
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元諸王

昔里吉劫北平主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
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
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衆遇
于幹魯權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敗之
昔里吉走死 張世傑以元軍旣退自將淮兵討蒲
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
畚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
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
武軍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
覺皆爲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

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人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瀉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在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濬鄒淵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條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呼道

九月戊申帝遷潮州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

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

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

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番軍攻城

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遂解

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

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爲闔郡生靈之患元

主原其罪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
復陷黃州壽昌軍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傳高變
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
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
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懼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
海濱庶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
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
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 甲
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
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
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
州初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陽唆
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
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
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襲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
井澳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
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
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帝復入海至
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

遂不返 元伐緬初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
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帝昺

祥興元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爲平原郡公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珏
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爲州不大於宋
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
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
珏與也速解兒戰怯桑坦元軍從後合擊之珏軍大
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

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
西解弓絃自縊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
縊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
恩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
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
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
不襲著爲令 二月元塔出令峻都還攻潮州馬發
城守益備峻都塞塹填壕造雲梯鷲車日夜急攻發
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峻都屠
其民 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元承用金大明曆歲

久寢踈元主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
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
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
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以

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

麗江浦 都統凌震復廣州 帝遷碭洲 魯淵子

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碭洲

遂命爲廣西宣諭使 夏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群

臣多歆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

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負其

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

立衛土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擎空

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并碭洲爲祥龍縣

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

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

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

遽流離申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張世傑

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因降

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

以草爲食元史格漕欽蔗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竒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六月己未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或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元張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

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隆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恩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畧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涯裂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

蠻皆附于元 元阿合馬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叅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察兒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管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

中爆裂爲五旣墜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 巳巳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永福 冬閏十一月凌震葉廣州遁 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

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飲五坡懿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十二月壬寅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劉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元西僧楊璉真加利宋贐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地葬之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納舉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于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宫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祥興二年春正月己酉朔帝在壓山張洪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涯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陳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

城蝶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藝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汀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漚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旣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元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二月癸未都

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什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

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死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

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
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焉今若此
豈天意邪風濤愈急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
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 夏四月元西
僧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 秋九月元詔太子叅決朝政詔省院臺司
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
囚之初崖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

宰相也天祥泣然涕下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
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
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
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
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
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
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
予前代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
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

毋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天祥曰立君以存

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王宗沐曰初得天下者必創制立法往往懲前代以爲因革之宜然盡懲其弊則不見其利而得其一偏則不知其全故莫若權其始末而歸之於理勢之不可以已則所因所革不至於甚弊即使其後不能無小輕重而亦不至於極重而不可救也宋高祖得國承五代之後其有所革而至於弱有所因而至於縱而終宋之世卒以此亡吾故曰不若權其始末而歸於理勢之不可以已也酒色之傷生而後宮深醜之不可廢閣宦之悞國而掃除之必有人其可不酌之而盡欲去者過也五代兵騎天子由其所以

而猛將豪人又為之帥太祖親見其弊故盡格石守信等權而後藩鎮弱至於禁兵出戍京師之卒至四十萬孱弱不教靖康之禍募市人以配郭京一敗塗地江左偷安兵益不振西北二虜邀求忍辱以死力相奉而不給者豈非懲敗之過與至於處大臣者高祖習見唐晉漢周之優禮交歡雖至於易主事仇而不加罪如馮道之徒彼皆素比肩事主者已之為帝彼皆有力范質王溥亦是類也以其取天下之誠直故其禮不得不優而用此以柔服其心夫優之誠是也然不斷其功過而槩曰不殺且著為令三代有是事乎賈誼勸文帝禮大臣而亦有曰盤水加劍之文而太祖遺令密室未不加刑使其後如蔡京呂惠卿章惇秦檜費似道皆誤國亡君而免於誅則又大失刑矣夫仁義並用先王之政而義之與仁非二事也大則陳於原野故衛國以兵小則有司之法故不恪者則戮於市夫是以齊而太祖不權其始末而斷之以理勢而一則革之過而至於弱一則因之過而至於繼宋雖享國三百年而奔播流離居其半權臣接踵主威不立以至於亡者由是也太祖創業削平四海如其臣魯鞏所稱非無長者然二事最大而其

害最甚其五口故著之於此以告後之立法者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三



